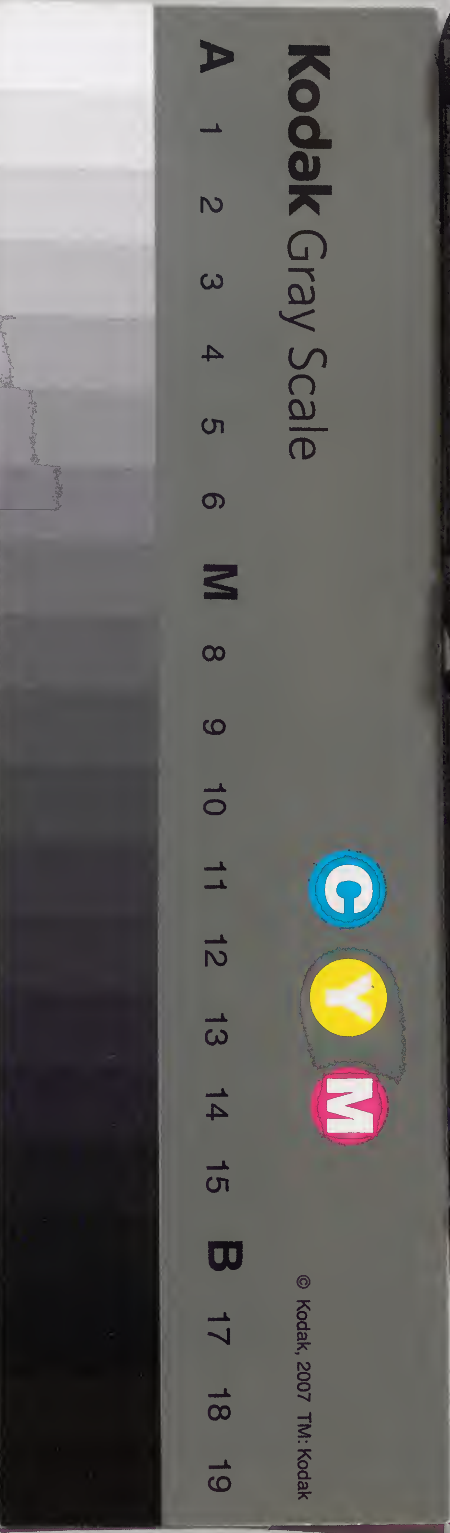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七〇九
類
函號
一三函
架
三架
冊
二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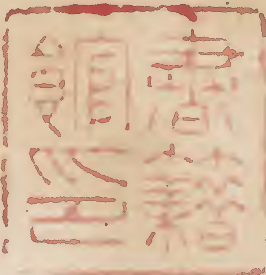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漢書
五七〇九
冊數
二一
函號
三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709
冊數	20(2)
函號	362 7

卷之三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二

辭命

淺草文庫

晉叔向詒子產論鑄刑書

昭公六年

鄭人鑄刑書

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

叔向使詒子產書

曰始吾有虞於子

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爲已法

今則已矣昔

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臨事

制刑不豫設法也法

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

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

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

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懼也教之以務使之

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

之上明察之官上公侯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

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

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

之弗可為矣為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

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

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立謗政

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未法將以靖民

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

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

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

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盼聞之

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

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

敢忘大惠按此私相規儆非辭命也姑附此

吳蹶由對楚子昭公五年冬十月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在

四
年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
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
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
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
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
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
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
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
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

敝邑知備以禦不虜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
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
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鄭子產爭承十三年

晉合諸侯于平丘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

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

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

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

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

子產荅韓宣子買環十六年

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謂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

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

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有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買罪不亦銳乎銳細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與商人俱

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疆賈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疆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籍手

以拜

子產對晉邊吏讓登陴

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皆火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

乎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晉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

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

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

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

事倜然授兵登陴倜然勁忿貌將以誰罪邊人恐懼

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若

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

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

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

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

子產有備

子產對晉人問立駟乞

十九年

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駟偃弱幼少

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為人且以

為不順舍子立叔不順禮也弗許亦弗止許之為違禮不許為違眾故中

立駟氏聳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

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

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

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大死曰札

小疫曰瘥短折曰天未名曰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

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

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

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

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

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

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

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

使晉人舍之

子大叔對范獻子二十四年是時王室亂尹氏立王子朝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

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

有言曰嫠不恤其緯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而憂宗周之

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吾小國

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
 之詩曰錡之罄矣惟罍之耻詩小雅罍大器錡小器常稟於罍者
而所受罄盡則罍為無餘故耻之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
 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韓起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
 年

王子朝告諸侯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杜氏曰尹氏周世卿也書

尹氏立于朝明非周人所欲立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子朝奔楚按子朝乃周之庶子不當立其告諸侯皆飾辭也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

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

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

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愆惡疾

也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

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愚謂此言民不堪君故流王于彘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間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宣王有

志而後效官宣王厲王子彘之亂宣王尚少召公虎取而長之效授也至于

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宣王子若順也

也愆失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廓

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曰也幽王后申姜生太子宜曰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太子太子奔申申伯與鄆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曰是為平王東遷

鄆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

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

都惠王平王六世孫頹惠王庶叔也莊十九年作亂惠王適鄭襄王惠王子叔帶襄王弟僖

則有晉鄭咸黜不端晉文殺叔帶鄭厲殺

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

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定王襄王孫定王六

年魯宣曰周其有頤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明

享二世共職二世謂靈景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

圖而受其亂災間王位謂子朝也今子朝以為王猛受亂災謂楚也今子朝以

至于靈王生而有頤靈王定王孫王甚神聖無惡

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景王靈王子今王室亂

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單旗穆公也劉狄劉蚩也壹專

謂先王何常之有言先王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

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弔至也以行亂于王室侵

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習也瀆易也慢棄刑法

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

是贊

攝持也贊佐也先王謂景王

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

播越寘在荆蠻

茲此也此不穀于朝自謂

未有攸底

底至也攸所也

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獪以從

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

赦其憂而則所圖其難

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

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

以德德鈞以上

此所謂先王之經

王不立愛公卿無私

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

在十年單劉

贊私立少以間先王

間錯先王之制

亦唯伯仲叔季圖

之伯仲叔季總謂諸侯閔馬父聞于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按此篇當削以其所陳多先王事姑存之

鄭游吉對士景伯

三十年六月

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

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

在襄十五年

今吾子無貳何故

弔葬共使

對曰諸侯所以

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

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

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

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備御者多不及辨之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

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大叔之敏

衛祝佗爭先蔡定公四年春三月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

命以討楚之文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

公子行敬子曰會同難難得宜嘖有煩言莫之治

也嘖至也煩言忿爭其使祝佗從祝佗大公曰善乃使

子魚及臯鼬將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軟衛侯使祝

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

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周公兄康

叔周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

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

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睦親

厚也以盛德見親厚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大路金路錫同姓諸

侯車也交龍為旂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

侯也繁弱大弓名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

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

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

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

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

制之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逆散在魯皆

令即屬魯懷柔之命以伯禽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

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分康叔康叔衛之

祖以大路少帛績蒺旃旌少帛雜帛也績蒺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

為旃析羽為旌大呂鍾名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

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

田之北竟畛塗所徑也畧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取於有閭之

上以共王職有閭衛所受朝取於相土之東都

以會王之東蒐宿邑蓋近京畿為湯沐邑王東巡季聃季授土

周公弟陶叔授民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

康誥周書殷皆魯衛也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啓開也居

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具政唐叔晉分唐叔之祖以

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名闕鞏甲姑洗名懷姓九宗

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命以康

誥而封於夏虛康誥誥命篇名也夏虛啓以夏

政亦因夏風俗疆以戎索太原近戎而寒不與

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

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

管蔡啓商甚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

王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素達反蔡叔以車七

乘徒七十人與蔡叔車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

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為

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胡蔡

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

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

尚年哉

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曹文之昭也

文王

子與周公異毋

晉武之穆也

武王子

曹為伯甸非尚年也

以伯爵居甸服言小

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

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毋弟也猶先蔡其

載書云王若曰晉重公魯申

僖公

衛武

叔蔡甲午

莊侯鄭捷

文公齊潘

昭公宋王臣

成公莒期

茲丕公也齊序鄭下周之

宗盟異姓為後

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

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

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楚申包胥乞師于秦

四年吳入郢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

包胥楚大夫

其亡也謂申包胥

曰我必復楚國

復報也

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

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

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

荐數也

虐始於楚寡

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

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

吳有楚則與秦鄰

逮吳之未

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上也若以君

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

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

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

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

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

五百乘以救楚大敗吳師

魯孔子相夾谷之會十年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夾

即祝其也孔丘相儀也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

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

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手

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

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

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

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將盟齊人加

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

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魯大夫曰而

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

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

焉故舊典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

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

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穢薄若秕稗

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于盍圖之夫享所以昭

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

距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魯子貢對吳請尋盟哀公十二年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

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王帛

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

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

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歇也乃不尋

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

於行人子羽子羽衛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

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衛大夫國無

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為衛患也往

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標擊國狗之瘕無不噬也

瘕狂也噬齧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鄆公及衛

侯宋皇瑗盟

盟不書畏 吳竊盟

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

侯之舍

籬

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

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

侯伯致禮以禮賓也地主所會主人

也餼以相辭也

各以禮相辭讓

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

其君舍以難之

難猶也

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

行

以賂語及衛故

若本不為衛請者

太宰嚭曰寡君願

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

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

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

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

墮毀也

夫墮子

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

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

舍衛侯

子服景伯對吳使者

哀公十三年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

于黃池秋七月辛丑盟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

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

伯王官伯侯牧方伯

伯合諸

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

伯諸侯長

自王以下朝聘

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百乘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名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曰以還及戶牖戶牖地名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

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故以是恐之因吳人信鬼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謔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適為名惡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陳芋尹蓋對吳子十五年

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

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

廩然傾動貌

以重寡君之

憂寡君敢辭上介芊尹蓋對

蓋陳大夫貞子上介

曰寡君

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

使

備猶副也

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

隕隊絕世于良

絕世猶言棄世

廢日共積

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

所積聚之用

一日遷次

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

今君命逆使人

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

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

終以尸將事之禮

朝聘道死以尸行事

又有朝聘而遭喪

之禮

遭所聘之喪

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

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

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

無穢虐士

虐士死者

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

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

之過也吳人內之

傳言芊尹蓋知禮○按左氏辭命有其辭甚約而足以服

諸侯者如諸侯之大夫如晉葬平公既葬欲因

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

孤斬然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

辭以見真可謂善與賓客言者矣以其僅數語故不錄他放此

禮記

禮記

越使諸稽郢行成於吳

國語下同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大夫種獻謀曰王不如設
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後吳王之心吾以
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吳成而不吾足也將
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
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
稽郢行成於吳諸稽郢越大夫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
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
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

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
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
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
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
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顛顛於邊今君王不
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
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
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駭姓於王宮一介一人駭備
也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

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正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狸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按句踐用大夫種之謀為甲辭以驕吳吳果墮其計中此亦可為世戒故錄之

王孫圉對趙簡子

王孫圉聘於晉王孫圉楚大夫也定公饗之趙簡子鳴

玉以相定公晉頃公之子午也簡子趙鞅也鳴玉鳴其佩玉以相禮問於王

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之橫者對曰然簡子

曰其為寶也幾何矣幾何世也曰未嘗為寶楚之所

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

以寡君為口實口實弄毀也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

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

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

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

木竹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藪澤也連屬也水中可居處為洲徒其名也

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

也龜以備言凶珠以禦火災角以為弓弩齒象齒以為弭皮虎豹皮也以為茵鞮革犀兕也以為甲冑羽鳥羽也以為旌毛旄所以共幣帛
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能媚於神故皇神相之
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圍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珠

精故以禦火災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譁囂猶謹諛謂若鳴玉以相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微刺簡子

右春秋列國往來應對之辭凡十七事東萊呂舍

人曰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惟左傳為然如當時諸國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謀之語蓋可見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人專學言語者比也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二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三

辭命

高祖入關告諭

漢元年十一月召諸縣豪傑云云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抵當也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

鄉邑告諭之按告諭之語財百餘言而暴秦之弊為之一洗所謂若時雨降民大悅者也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二年三月三老董公

曰善於是云云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

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

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

楚之殺義帝者按此率諸侯王擊楚而曰願從諸侯王所擊者項羽而曰楚之

殺義帝者猶有左氏辭命遺意

祠祭詔郊祀志漢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祀何帝也對曰四

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更待我而具五也廼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大祝大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下詔云云按是時未為詔蓋追書云

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

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赦天下令五年時方平項籍未即位故不言詔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與音相干今天下

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已下按祠祭詔及今此令才數語而事理曲盡

存之以見漢詔
簡嚴之體云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五月詔畧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

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又曰云云

士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

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

說太公曰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心善家令言五月詔云云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

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
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
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
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
曰太上皇

獄讞詔

七年制
詔御史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
者又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
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

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

當謂處
斷也

廷尉

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刑洗
志上

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後元年
下詔云云自此以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省
之意

定口賦詔

十一年
二月

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
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
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
費

求賢詔同上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
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
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
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
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
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
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
下相國相國鄼音贊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

郡守

中執法中丞也愚謂此詔令頒行之次第也

其有意稱明德者

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

言覺免年老癯病弗遣

按高紀詔凡十五六今所取止此蓋餘多直書

其事故也十二年三月之詔其辭雖文至謂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非王者罪已之言故不錄後放此

文帝議犯法相坐詔

按文帝元年十月即

即位後第二詔也班氏載於刑法志而史記書之本紀太史公書於高景二紀詔皆不書獨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於帝之實意故也不然則山東老癯扶杖聽詔願見德化之成其可以空言動邪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

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

甚弗取其議按刑法志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

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乃除三族之罪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御史云云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

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臣愚以為不便文帝復曰云云朕

聞之法正則民慙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

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

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熟計

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謹奉詔盡

除收律相坐法

答有司請建太子詔元年正月有司請登建太子所以尊宗廟

詔云云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

慝志慝快也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

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

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

父也春秋高閼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

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

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
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
也朕甚不取按上曰以下疑是面諭有司之語
有司固請乃以子啓為太子時帝即位財數月
謙讓皆可為後世法

議振貸及養老詔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
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而莫之省
憂音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
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
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

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稟給也鬻

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令

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
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
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畚夫令史
致二千石遺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
罪形以上不用此令

賜尉佗書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二世

今趙佗行南海尉事秦滅佗擊并桂林象
郡自立為南粵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
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
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南粵毋為南
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
市鐵器佗以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

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侂乃自尊
號為南武帝發兵長沙邊取數縣焉高
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會暑濕士卒大
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侂因
此以兵威財物器遺閩粵西甌路役屬焉
東西萬餘里廼乘黃屋左纛與中國侂文
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
來即位意論盛德焉廼為侂親冢在真定
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
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與者平言陸賈先
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
中大夫賜侂書云云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
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愚謂即此一語道里遼
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

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
諄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廼取他
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
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
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
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
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按二事各從其半蓋
威德兼盡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
之道也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

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
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
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
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土地不足以為大得
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
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
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
患彼此共棄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
告王朕意王亦父之母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

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

以帛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多

少厚薄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

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令列侯之國詔

二年十月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
民不勞苦上下歡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
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
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為

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見留○明年十一月詔曰前日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

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
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

日食詔十月

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
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迺十一月晦
日有食之適讀日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
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
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
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
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啓告

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
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
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
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大
僕見馬遺財足遺留也今當減留餘皆以給傳

置傳張戀反置者
置驛傳之所

除誹謗法詔五月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
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詖言之罪高后
元年

除詆言令今此又有詆言之罪是中間曾復設此條也詆妖同是使衆臣不敢

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

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謾欺也初

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莫連反吏以為大逆

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

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勸農詔是年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九月遂下

此詔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

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

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按此議起

於賈誼詳見後

勸農詔十二年二月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

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

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

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

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

今年租稅之半明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塵身從事而有租稅

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按文帝即位十二三年間減租稅半者再除租稅者一後世人主未有能及之者豈非躬行節

儉之效歟按此議起於晁錯詳見後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負詔同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

五匹悌者力田二疋廉吏三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負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除肉刑詔十三年五月刑法志云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

長安其少女緹縈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書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云云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黥劓二刑左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毋乃朕德之薄而教不

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

丞相張倉御史大夫馮敬奏言云云制曰可

增祀無祈詔

十四年春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

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塲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音僖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按十三年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皆由朕躬今祈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文帝過則自歸福則衆共古帝王用心也

問賢良文學策

十五年九月

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其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社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

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

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論
毋枉執事烏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按
錯傳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
之云云文帝所問者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
不宜民之不寧也觀錯之對有曰三王臣士俱
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
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
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
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
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
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
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
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終篇之
中獨此為正論若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
自親事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之以事則皆邪說
也至稱文帝大功德數十則皆諛辭也帝以直言

諫求而錯以邪說
諛辭對吁可罪哉

荅鼂錯璽書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
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
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
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按家令小臣而
帝賜以璽書官
而不名詞又溫厚如此
豈非隆謙好善之主哉

議佐百姓詔後元年
三月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

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靡費也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於仲反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

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遺匈奴書

文帝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詔遣丞相灌嬰以

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

云云前六年遺匈奴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

按此冒頓單于也

使係虜

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

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

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

兵事服言天子自所服也繡袷綺衣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為表

綺為裏也長襦錦袍各一比踈一辮髮之飭黃金飭具帶

一黃金犀毘一胡帶之鈎也繡十匹錦二十四匹赤綿

綠繒各四十四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按此書先責匈奴違約次諭以事在赦前勿深誅又云單于若能明告諸吏使無負約然後可和使單于所言誠耶固不逆其善意使所言偽邪亦不墮其詐謀抑揚開闔皆有法焉至遺之以物又以其自將苦兵為辭非畏而賂之也即此一書可見文帝御夷狄之道矣

遺匈奴書

冒頓死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歲入邊殺掠人民漢患之使使

遺單于書單于亦使使報謝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

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當戶且渠者一人為

二官雕渠難者其姓名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

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

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

聞滌惡民貪降滌惡民謂邪惡不正之民今按顏氏作趨字句絕愚謂降字句

絕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

其事已在前矣

亦猶前書事在赦前之意

書云二國已和親

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

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

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

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

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

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秋蘖金帛綿絮它物

歲有數

歲予以物始此然亦以地寒為辭

今天下大安萬民熙

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

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

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

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

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

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

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

謂漢人逃入匈奴者

單于毋言

章丘等

皆匈奴降漢者

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

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

于其察之

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

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按此書皆大哉王者之言非後世所及也

與匈奴和親詔後二年六月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

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

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

以諭服志

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遺詔

七年夏六月帝崩于未央宮

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

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
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
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
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
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
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
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帝自
言或
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嘉耳然
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耳其令
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

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

踐漢語作跣
跣徒跣也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

發民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

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

臨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

服紅與功同文帝自率已意為之非
有取於周禮何謂以日易月乎他不在令

中者皆以此令比率音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

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按文帝此
詔乃短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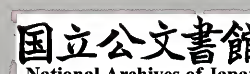
始也然本文蓋為吏民設耳景帝嗣君也可緣
此而短其喪乎又高帝無遺詔景武以後亦不

復有蓋特出帝意而非故事也觀其辭非知死生之說者不能孰謂帝不知學乎

景帝立孝文廟樂舞詔元年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酌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酌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讀與帑同不誅亡罪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

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徙民寬大地詔元年正月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



郡國或磽陁無所農桑繫畜

磽謂磽确瘠薄陁謂福隘也繫謂養

食之畜謂牧故也

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

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頌繫老幼等詔三年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

憐也其著今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

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繫之

頌讀日容寬容之不桎梏按刑法志

云三年下詔云云至孝宣元康四年又詔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今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

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

讞獄詔後元年正月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

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

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

過失

令二千石脩職詔後二年四月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

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

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奪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姦法因法作姦也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禁采黃金珠玉詔

三年正月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武帝復高年子孫詔

建元元年四月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秩世尊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

文章正身卷三
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
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
以上已有受鬻法給米粟以為糜為復子若孫令得身
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問賢良策

元光元年五月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
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
海內肅齊北發渠搜氏羗徠服星辰不孛日月
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

圖書鳴虡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
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
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
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
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
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按本紀云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今考之傳則皆不然仲舒所對在建元初與公孫弘不同時蓋史誤也

二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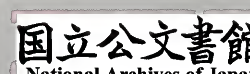
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
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
脩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
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
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
樂而天下治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
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箎絃之聲未
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王道大壞
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

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
什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謬而失
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
後息與烏虜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
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
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
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清而姦改
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
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

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
 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
 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
 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
 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
 于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按仲舒傳武帝
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馬制曰云云即此篇也曰即位可知其為建元初矣本傳仲舒既對天子覽而異焉乃復冊之云云

三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大
 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
 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
 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
 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
 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
 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
 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
 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



虐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
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
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
孤獨盡思竭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
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耻貿亂
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
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
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
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

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畧切磋究之
以稱朕意

四

按本傳仲舒對云
云天子復冊之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
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
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
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
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
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

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
異哉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
其悉之究之熟之復之詩不云虜嗟爾君子毋
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
夫其茂明之按仲舒對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
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又云自武帝罷立魏其武安侯爲相今隆儒矣
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并黜百家立學校之官
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而武紀建元
元年罷申商儀秦之言嬰蚡之相正在此時益
知非元
光也

五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
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
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數龜龍游於沼河
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
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
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
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
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
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

設施屬然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
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
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對策非有卓偉切至之論至曰仁者愛也義者
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
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謂之義進退有
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
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遠近情偽必見於上
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皆當設施不
可廢也弘於仁義禮智皆指用以為體既不足
以明義理之原而智之一字則直以術言之其
為人主心術之害尤大且四者即道也而曰道
之用不知何者復為道之體乎至論湯早以為
桀之餘烈成湯以早而自責弘乃歸之於桀使
人主不畏天威不知已過弘實啓之蓋武帝即

位之初弘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不
歸及其再對以諛詞求合時對者百餘人太常
奏弘第居下天子擢為第一召見拜博士復上
疏以周公自許上異其言後遂以阿意從諛取
宰相為當世識者所譏其心術之微已見於始
進之日矣弘之策不得與此編故論其大槩云
赦鴈門代郡軍士詔
元光六年春匈奴入
青出上谷公孫敖出代公孫賀出雲中李
廣出鴈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敖
失師而還
詔云云
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
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
會上下未輯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任不

肖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少小吏也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之心朕聞衆庶陷害欲刷耻改行復奉正議厥路無繇其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朔元年十二月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大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

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

路故旅耆老

加惠耆老之人若賓旅也

復孝敬選豪俊講文

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

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封丞相弘詔

元朔三年十一月弘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

丞相唯弘無爵於是下詔封

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

以高城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戶封丞相弘為

平津侯

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報公孫弘詔

前

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禍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

令禮官勸學詔

五年六月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昏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方道也聞博方道也聞博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焉

封齊王策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

立子闕為齊王曰烏庠小子闕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烏乎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凶于迺國害于爾躬烏庠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封三王事詳見後叙

事卷中

封燕王策

烏庠小子曰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上世

爲漢藩輔烏虜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阡
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
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
怨毋作隸德毋廼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
戒之

封廣陵王策

烏虜小子胥受茲志亦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
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
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烏虜
悉爾心祇祇兢兢廼惠廼順毋桐好逸毋廼
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
王其戒之

遣謁者巡行詔

元狩元年四月

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憊怛日者
淮南衡山脩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
而造篡弒怵誘也音如戌亥之怵非怵惕之怵此朕之不德詩云
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虜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

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
衣食甚憐閔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
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者孝者帛人五匹鄉三
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
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寃
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無贅聚即就也各遣
就其所居而
賜之勿
會聚也

遣博士循行詔

元狩六年六月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衆又禁兼并

之塗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
有月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
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
殊路而擣虔吏因乘執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
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大褚大也人名分循行天下
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論三老
孝弟以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
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
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寃失職姦猾爲害野荒

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

以聞按食貨志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皆以興利而褚大等之出亦為舉兼并之

徒是時張湯方用事蓋其所建請也而此詔乃

以存問鰥寡與獨行君子為之辭豈其誠哉存

此以見武帝詔令大抵出於空文非高文比也

遣博士循行詔元鼎二年九月

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

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

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燒草下水

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方下

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

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

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飢民免其危者具

舉以聞

察茂材異等詔元封五年名臣文武欲盡詔云云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

致千里蹏蹏也奔蹏謂乘之則奔立則蹏人也士或有負俗之累

而立功名負俗謂被世譏論也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

在御之而已泛覆也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跡無檢局也弛者放蕩不遵禮也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

使絕國者

賜嚴助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
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
大江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
秦縱橫

賜吾丘壽王璽書

子在朕前之時智畧輻輳以為天下少雙海內
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

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敕責楊僕書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非有斬將搃旗
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
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
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
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
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
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

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
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
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
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
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
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按武帝之所
以警飭臣工

駕御將帥者畧見於賜嚴助等
書史稱其雄材大畧信矣夫

止田輪臺等詔

西域傳自武帝初通西域
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時軍
旅連出師行三十三年海內虛耗征和
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

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
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
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
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
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
不可乏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
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
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
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
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
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
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
臣謹昧死請上廼下詔
深陳既往之悔曰云云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每口增三
十錢也是
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

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開陵侯匈奴降

者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

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

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

上食音嗣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

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

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

甚遠然尚厮留甚衆厮留言前後離厮不相逮及也曩者朕之

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

下馳言秦人我匈若馬匈乞與也又漢使者久留不

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

者卿大夫與音預謀參以著龜不吉不行廼者以

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

學者廼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

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疆見示也夫

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

日枯揚生華象曰云云何可久也言匈奴破不久匈奴困敗公車方士

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為吉匈奴必

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蒲山必克

行將謂遣將率行也蒲山山名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

師下蒲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

重合侯得虜侯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

羊牛所出諸道及水土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

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

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音耐飢渴失一

狼走千羊廼者貳師敗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

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

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

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

所弗能為也按大鴻臚不知為誰當考且匈奴得漢降者常

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

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燹火乏

失亦上集不得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

障候之卒獵獸故今燹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逃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上之書後

降者來若捕生口虜廼知之既不上書後有降者來及捕虜生口

言之乃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

知此

復令

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

以補闕毋乏武備而已郡國

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

按武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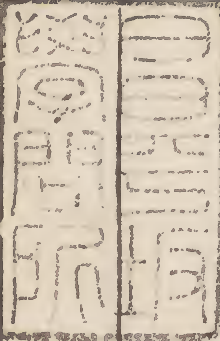
悔過之書也其事有四益民賦一田輪臺二募囚徒送匈奴使者三明封侯賞以報忿四方帝志盛氣壯時聞羣臣此請必銳然從之矣更變知難乃始悔艾時帝之齒已六十九雖徙義弗早然漢家社稷幾危而復安實有賴焉方諸呂刑秦誓蓋彷彿其遺意云又食貨志言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廼封丞相為富民侯詔下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畊三剛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即此時事云餘見西域傳贊

右高文景武詔令凡五十六首

按文中子曰漢之詔間則

幾乎典誥矣又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朱文公乃非之曰三代之

訓誥誓命皆根源學問敷陳義理粲然可為後世法秦漢以下詔令何所發明惟高帝之詔差愈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上邪愚謂以二帝三王律之則誠如文公之說自後世言之則兩漢詔令猶有惻怛憂民之實意而辭氣藹然深厚爾雅蓋有古之風烈故去其所可去者而錄其所可錄者以為代言之法下放此



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卷第三

文章正統卷三

三



